

徐州文史资料



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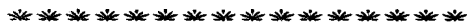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徐州人民治理水患纪实	何赋硕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

郭影秋等同志关于湖西“肃托事件”的部分书信	(4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湖西“肃托”史鉴	孟庆华(6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

罗运来同志在徐州地委工作印象记	周嵩山(8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解读杨又迪先生族谱	谭伯鲁(9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根植于民族音乐的沃土

——音乐教育家郑培心生平	董治祥(10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卢肃、牧虹与《团结就是力量》	王贵增(15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张伯英与华世奎夜话大士岩	郭景山(155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徐州画家存照	王冰石(16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爱国人士李公震先生事略	朱思健(16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追忆张宗思先生	高之堪(16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	黄连永(17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王学渊与他的挚友们	王大勤(17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

- 中联巨龙淮海水泥有限公司筹建过程…… 钱维云(185)
徐州煤矿百年沧桑史…………… 耿继信(190)
徐州在淮海战役期间流通的货币…………… 马鸣远(204)
《淮海省行政区划图》绘制记…………… 马民康(209)
《徐州市详图》考略

——兼说 1948 年底徐州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大撤退

- …………… 徐建国(212)
回忆徐州国学专门学院…………… 张绍堂(219)
罗马尼亚旅行家与徐州弘济桥…………… 韩秋红(223)



- 刘邦其名与我国避讳风俗…………… 王 尧(226)
徐州佛教资料…………… 王文正 惠光启 韩 伟(230)
流经徐州的京杭大运河…………… 徐建国等(244)



- 心系文史十年情…………… 孟庆华(277)

徐州人民治理水患纪实

何赋硕

历史文化名城徐州，曾因黄河横越，襟滞淮泗，水患频仍。徐州人民逆境奋起，不屈不挠，高唱治理水患之浩歌。每当我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故黄河畔，看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，都会情不自禁，思绪万千。那一幕幕与徐州人民并肩携手，风雨同舟，为防洪保安、治理水患而战斗的场景，就萦回脑际，难以忘怀。

一、汛情惊魂 坚定治水决心

洪水过境和夏秋季暴雨是造成徐州水患的直接原因。徐州遭受黄水之害，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。据史料记录，从周定王 5 年（公元前 602 年）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南徙起，就屡屡泛滥，决口成灾，危及徐州。自金世宗大定 21 年（1181 年）黄河失故道，继而于金章宗明昌 5 年（1194 年）“河决阳武故堤”，夺汴、泗、淮入东海，主流由西朝东南流经徐州，直到清咸丰 5 年（1855 年）“河决兰阳铜瓦厢（今兰考）”，又一次改道北徙山东，经章丘大清河流入渤海，更给徐州留下了枕着黄河 661 年的惊魂岁月。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故道，遂为夏秋洪水走廊，继续威胁着徐州的安全。黄河给徐州人民造成的灾难，数不胜

数。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史稿记载屡见不鲜,地方史更是连篇累牍,“河决”、“河大决”,“河溢”、“河大溢”、“又溢”等字眼比比皆是。加上夏秋季徐州地区降雨集中,积水成灾,更使徐州水害雪上加霜,几乎无年不有。据资料统计,仅建国后,徐州市区暴雨成灾就有数十次之多。其中日雨 200 毫米以上的大都造成严重灾害,如:

1950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,27 个小时连降暴雨 210.1 毫米。市区被水淹 14 处,计 0.85 平方公里,倒塌房屋 1460 间。

1963 年 7 月,连日暴雨,最大日雨量 211.1 毫米。7 月 12 日故黄河铜沛堤中段冲决 20 多米,铜沛路水深 1.3 米,受淹面积 0.35 平方公里,有 825 户、2475 间民房被淹,倒塌房屋 268 间。8 月 6 日罗王庄水文站实测,故黄河流量为每秒 98.5 立方米,罗王庄洪水位 38.97 米。

1972 年 7 月 1 日至 4 日,72 小时内连降暴雨 314.6 毫米,奎河水位 31.61 米,下游倒灌约 16 小时。市区段河水大面积横溢,袁桥、晓市、体育场等多处受淹,有 5800 户居民房屋进水,倒塌房屋 2751 间,受淹农田 2.85 万亩,直接损失 137 万元。

1980 年 8 月 24 日,雨大势急。其中 8 点至 9 点仅一小时降水达 119.3 毫米,以至市区大部分地区积水,受淹面积 4 平方公里。市区矿务局一带积水达 72 小时,受淹居民 20000 多户,101 家工厂、单位停产或半停产,直接损失 100 余万元。郊区农田受淹 7458 亩,倒塌房屋 374 间,

损失 78 万元。

.....

最令我难忘、惊心动魄的是 1982 年的那场暴雨。进入 7 月份后,连日暴雨不断,故黄河上游安徽客水东泻,下游泄洪不畅,“势如仰釜”的徐州城再次处于洪水威胁之中。那是我出任徐州市长的第二年。进入汛期后,人民提心吊胆,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人更是紧张。当时,我因陪客人上泰山,腿不慎被崴伤,肌肉撕裂,淤血水肿,医生不让行动,只好在家躺在床上,用电话指挥抗洪。7 月 21 日是我伤腿的第九天。晚上 10 点多,天又下起雨来。我最担心的还是故黄河的水情,连忙抄起电话问气象台:“雨下了多大?”

“30 毫米。今晚最多是 50 毫米,不要紧的。”

我睡下了。

半夜,急雨扑窗,哗哗作响。我被惊醒了,急忙翻身下床,忍痛奔到窗前,推开纱窗。呵,不得了了,只见狂风大作,暴雨如注。凭经验我知道雨量不小,街上的积水一定快要没过大腿了。

我急忙给市政府值班室打电话:“雨下多大了?为什么不向我汇报?”

这时,一小时的降雨量已达 88 毫米,雨势还在增大,故黄河泛滥险在眉睫。值班秘书回答我:“已经通知几位副市长了,你腿不好,就没有向你汇报。”

“同志,这么大的雨,我能睡得着觉吗?赶快派车子

来,我要去看黄河!”

“你是不是不要去了?”秘书还在劝说。

我有些着急了,说:“我能不去吗!”

秘书担心的是我的腿伤:“现在外面的水很深,你下不去了!”

“我非去不可!”

不一会儿,秘书、秘书长和市公安局治安科长,乘着一辆大轱辘罗马吉普车,来到我住的楼下。治安科隋副科长背我下了楼,扶进车子。

车子开到云龙山东边,水深过不去。向东转弯去鸡嘴坝,还是过不去。我明白了,这里水情如此严重,西北面一定更危险。黄河水真要漫了堤,徐州市区又要被灌了!我心里急得冒火星。

偏偏在这时,齐腰深的水把吉普车的火熄灭,车子抛锚了。“赶快调消防队的‘黄河’!”我高声冲秘书叫道。

不一会,消防支队的红色大“黄河”车调来了,我们继续向东驶去。哗哗翻涌的水浪,险些把水中艰难过往的路人冲倒。我急忙嘱咐司机:“慢点开,不要把人冲倒了。”

这一夜,我们先后跑了7个小时。面对肆虐的洪水,令人不寒而栗。

在鸡嘴坝,凶猛的河水拍打着堤岸,大堤上已出现了一个大洞。河堤的迎水面开始塌方,几棵大树已被洪水冲倒,一半树根在水上飘浮。城建局安排的民工没有去

堵洞，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张望。

“为什么还不修堤？”我拄着双拐，急忙上前质问，有位七、八十岁住在这一带的老居民不知道我是谁，走过来对我说：“这个洞几十年前就有，可不能堵啊，里面有神仙！”

“有什么神仙？”我又气又急。

“有——有一条大蛇……”老人说得吞吞吐吐，又十分认真。

“什么大蛇成精，我进去看看。”说着，我扔下双拐就要钻进去。秘书和治安科长都拉着我说：“别去了，黑得很，看不清，河堤又在塌方，危险啊……”

我还是钻了进去。查看完毕，对民工说：“哪有什么大蛇精，是大水冲的。”又对秘书说，“快把这里的头儿叫来！”

一位壮实的农民汉子走上前来。

“你们辛苦了！”我握住壮汉的手说，“如果雨再继续下，这里就很危险，必须赶快把这个洞堵起来，还缺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还需要草袋子。”

“叫汽车马上给你们运！”

大“黄河”开到五孔桥，又见几棵树已被大水冲倒，黄河水已经漫上了桥面，泛滥的洪水已开始向市区倒灌。车子又开到漫水桥，只见桥西一片汪洋，大水正从桥上漫过流向市区，鱼儿顶着水在桥面上向上冲，整个桥面一片

白茫茫，漫水桥成了一座鱼坝。百米之外陇海铁路的安全正面临着严重威胁……

大雨还在哗哗下……

“立刻炸掉五孔桥、漫水桥，打通阻水的地方！”我大声发出了命令。

“不行呀！桥下有电缆，桥上有高压线，没办法炸呀！”

“立刻把工程兵请来！”

工程兵筑桥部队的指战员赶来了。我和大家一起察看如何搬掉这两座阻水的桥，加大泄洪量。这时，雨势还没有一点减弱的样子，黄河犹如一条发疯的黄龙，咆哮着、翻腾着……

7月21日这一夜，降雨量达291.6毫米，其中21日10时至22日7时降雨218.5毫米，是50年来未曾遇到过的。奎河市区段因下游洪水顶托，大部分漫溢，城区水淹面积达6平方公里。市区袁桥水位高达32.10米，为解放后最高水位。

7月22日，我和有关同志又整整察看了一天水情。但见城区内外，多处被淹，尽成泽国。中山路庆云桥以南积水如长河，仅有云龙影剧院门前露出一路路面，奎河两岸、夹河街、新吴庄、和平新村、铜沛路、下淀等大片地区积水。晓市积水1.72米，云龙公园积水1.8米，市府大院积水0.8米，愈向南愈深，至六中一带达1.8米，南郊宾馆用船接送旅客进出，马场湖一片汪洋，不少工厂都泡

在大水里。

这场暴雨使市区交通阻断,70%的工厂停产半停产,不少商店停业,有25000户居民房屋进水,倒塌房屋4000余间,受灾群众达10万人之多,并造成7人死亡,城郊23300亩农田受淹,经济损失惨重。

幸亏暴雨停息了,发疯似的黄河才渐渐平静下来。我们在察看低洼地区居民时,看到不少居民房屋被冲倒,煤球被泡湿泡烂,就及时做出处置,把需要转移的人们立即转移到附近的学校、工厂俱乐部或礼堂,并责成煤炭公司尽快把煤球送到群众家门口,不要耽误做饭!

男女老少望着我这个拄着双拐的陌生人,不知道我是谁,但人人都能感觉到这是政府对大家的关心。突然,人群中挤过来一位中年妇女,她从农村落实政策回城时曾经找过我。她认出我来了:“这是何市长啊!”人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:“哟,市长这么大年纪,拄着双拐,还来关心咱们,太辛苦了……”我一面与大家招呼,一面想到:多么好的人民呀,他们面对灾害还如此通情达理。我的眼睛不禁潮乎乎的,心里热乎乎的,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1981年5月1日出任市长,在宣布施政纲领时的讲话:“我们要为徐州人民干一两件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事、好事!”我暗暗下定决心:不能再让故黄河危害人民了!一定要在我执政期间把它治理好!在之后召开的几次市政府会议上,我念念不忘这场景雨和水灾给我的警示,再三强调:“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。故黄河的治理势在必行,

一刻也不容耽搁。这件事办不好，我们就有负于徐州人民，有负于时代，并愧对后代子孙啊！”

二、水患溯源 明确治理方略

徐州水患的主要根源，一是黄河，二是云龙湖。二者被称为顶在徐州人民头上的两个“大水罐”。

先说黄河。黄河在历史上曾给徐州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仅元、明两代就发生较大水灾 97 次，清代、民国期间更多达 267 次之多。徐州城数次被大水淹没。据徐州府志记载，宋神宗熙宁 10 年（1077 年），黄河在澶州决口，汹涌的洪水直抵徐州城下，水深达两丈八尺，比城中地面高出一丈九寸。当时文坛上声名赫赫的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。他率领城中军民奋力抗洪，加筑城墙，驾船救人，搏斗 70 余日，终于把洪水堵在城外，数万民众生命财产得以保全，古城免于一劫。事后，苏轼又率领民众筑堤防患，修楼克水，至今徐州留有苏堤、黄楼、显红岛等古迹。明熹宗天启 4 年（1624 年）7 月 16 日夜，徐州城曾经历一场空前浩劫。大水把整个城市完全吞没，直到三年后，城中大水才渐渐退去。当逃难的人们回来寻找自己的家园时，发现整座城市已被泥沙沉埋在地下了。只见一片水茫茫，无觅家园在何方。但徐州人民没有向肆虐的洪水低头，一次又一次城上筑城，街上辟街，井上凿井，重建家园。彭城广场地下商场北侧，就保留着城下城遗址奇观，可以证明今日徐州地下还深埋着完整的旧徐州城，而且

至少有三层之多。

黄河流经徐州数百年，破坏了古徐州的原有水系。黄河改道后，其故道沦为夏秋洪水走廊，形成了一个宽数公里，高于堤外地面 5 至 7 米的独立水系，上游洪水继续威胁着沿线城镇的安全，并留下洪、涝、旱、渍、碱交相为害的深重灾难。江苏境内故黄河全长 498.6 公里，其中流经徐州城区的就达 13.5 公里。

徐州市区以上故黄河有流域面积 459 平方公里，一般洪水流量每秒 300 立方米，50 年一遇洪水流量每秒 380 立方米。由于徐州市区故黄河河床宽仅 60 至 100 米，最窄处只有 25 米，行洪断面小，堤防标准低，而河底海拔高度为 33 至 35 米，比堤外地面平均高 2.3 米，比市中心大同街高出 5 米，加上桥梁净空小，又有沉石、淤泥等因素，阻水严重，实际行洪能力不超过 60 个流量。因此，水患在所难免。

再说云龙湖。这里原是市区南郊的一片洼地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城，古徐州志记载：其“形似簸箕，下有簸箕洼，洼久成湖。山水交注于此，民田多污，明万历年间作一石狗镇之”，故俗称石狗湖。每年夏秋多雨之际，环湖群山洪水下泄，先汇集石狗湖，再通过流经市区的奎河排出市外。1958 年起，徐州市政府动员市区居民、单位，并在解放军的支持下，以石狗湖为基础，拓展浚深，在苏堤以南，云龙山与韩山之间，修筑一条长达 4050 余米的大坝，作为拦截南部山区洪水的屏障，并适当蓄水灌溉，形

成一座水面 5.8 平方公里的人工水库,遂改称云龙湖。由于云龙湖西有汪窑湖(徐州俗称低洼地带为“湖”),南有丁唐湖和 28 座大小山峰环绕,来水面积达 60 平方公里,山水下得急,汇得快,每次泄洪,都要先漫灌市区,使市区奎河两岸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。1963 年夏季大水,云龙湖大坝因标准低,质量差,曾出现塌方现象。70 年代,河南驻马店地区发生特大暴雨,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失事,造成巨大损失。1972 年国家水电部来徐州检查水利工作,云龙湖被列为全国危险水库之一,并称故黄河和云龙湖是“徐州 60 万人民头上顶着的两个大水罐”。

根治水患是徐州世代人民的夙愿。历代都有不少有识之士,以苏轼作楷模,承鲧、禹之神威,辟山浚水,继望、丛之大业,疏河开源,为治理徐州水患费尽心机,但收效甚微。解放后,历届徐州市委、市政府都为解除徐州水患倾注不少精力。对废黄河的治理,经多次规划,逐步形成了“上分”、“中改”、“下疏”的综合治黄方案。“上分”,就是在故黄河上游的丁楼一带筑堤修闸,把洪水据之城外,再开辟分洪道,使部分来水傍城而过,流入京杭大运河,为城市增添太平门。“中改”,就是对市区黄河道进行分段治理,一是开宽河槽,浚深河底,加固堤防;二是改建或改造庆云桥、坝子街桥、迎春桥、济众桥、青年路桥、五孔桥等束水桥梁,增加行洪能力,彻底改变“悬河”的面貌。这部分工程由于在市区之内,已在 70 年代初就陆续分期

实施了。“下疏”，就是疏通下游河道，以利行洪。同时，开挖徐运新河、治理云龙湖和奎河，修建各类配套设施，逐步形成我市防洪保安体系，变水害为水利。但由于黄河故道的治理涉及范围广，必须上下游统一规划，协调行动，受行政区划、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，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仍无显著改善。

真正弄明白和下决心全面实施这套“上分、中改、下疏”综合治理方案，还是得益于一位省委领导的启发和支持。1982 年 7 月 23 日，是那场惊心动魄的暴雨过后的第二天，这位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赶来徐州了解情况。当时在座的地市领导，有的情况不是太熟，有的只是埋怨雨下得太大。这位领导人懂得水的问题，他听了汇报后立即询问：“上游多少雨？下游多少雨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上游最大 300 毫米，下游降雨 320 毫米。”这位领导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上边来水，下边顶托，水下不去，你怎么排？”一句话使大家茅塞顿开，特别是一个“排”字，更是点出了治水的关键。我们由此明白，要根治水患，非解决好洪水的排放问题不可，开辟分洪道是不法二门，势在必行。接着，他对在场的地、市领导指示：“一定要搞好这件事。钱由省里给，你们造出预算上报，立即解决。”同时决定责成省水利厅副厅长方福均负责办好这件事，并成立了治理徐州水患的三人领导小组，由我任组长，省水利厅副厅长方福均、徐州地区副专员朱群二同志参加。

三、开辟分洪道 为城市增添“太平门”

1983年3月,经国务院批准,撤销徐州地区行政公署,实行市管县新体制,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,促进徐州经济、社会的发展,也为我市防洪保安体系的建立和水利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1984年上半年,市政府终于确定实施大孤山分洪道方案,提交中共徐州市常委会讨论通过。

大孤山分洪道,后定名为丁万河工程,上游起自铜山县拾屯乡的丁楼村,经故黄河滩地平地开挖2.5公里后,入大孤山小水库,再利用原有的万寨河,拓宽疏浚,下游排入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段。丁万河全长12.4公里,规划河底宽10至12米,河口宽60米,挖深7至8米,沿线建大孤山、天齐庙两级控制闸,两座翻水站,三座公路桥和八座生产桥。上游分洪方案确定后,我们及时编制预算,整个工程需要经费1300万元。我们于1984年秋把预算上报省政府,并在两个月中三次电请批准拨款,但直到11月份,仍无结果。面对这种局面,我心急如焚,就先与市水利局长韩发举同意商量:“能不能先动起来?”

“动?要1300万元资金,现在没有钱,怎么动呢?”韩局长无奈地说。

我深感时间宝贵,说:“等到省里批下钱来,我可能已经急得跳河了,徐州就可能被淹掉了,我们不能让市区80万人民坐以待毙!”我脑际又浮现出这几年徐州人民自立

自强,团结奋战,同心治水的经历,深感徐州人民好,有情有义,这宝贵的人文精神使我感动,给我信心。我一拍脑门,说“还是人民城市人民建,建好城市为人民!有苦有难自己扛,我们自己干了!”

1984年11月17日,我主持召开了故黄河上游分洪工程实施方案研究会。出席会议的有市水利局、交通局、财政局、计委、徐州电业局及铜山县、郊区政府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。会议决定:当年(1984年)开挖大孤山分洪道,即丁万河工程。丁万河按50至80个流量标准开挖,同时结合向市区废黄河、云龙湖、铜山东南部小水库补水和沿途农田灌溉,兴建两级各12个流量的调水工程。土方工程由铜山、郊区别完成各自境内任务,建筑物工程所需资金全部由地方筹集,除财政拿一部分外,其余由徐州电业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铁路、冶金、煤炭等部门筹集。筹资工作由市财政局负责。

紧接着,在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我又带领铜山县委书记孙龙、副县长薛山、郊区区委书记刘华昌、区长曹开林、市水利局局长韩发举,总工范本豫、吴启火斤等同志进行了实地考察。中午,到南郊宾馆看图研讨,并留他们吃饭。我端起酒杯给大家敬酒,大家十分激动,拉钩击掌,定下事情,表示一定办好这件事。

当时,我发现范本豫、吴启火斤两位总工沉默寡言,就向坐在身边的韩发举同志问道:“他们两人为什么不说话?”

韩发举同志向我耳语：“他们有心事，想挖郑集河。在搞丁万河分洪道解决市区防洪的同时，如能一鼓作气，拿下郑集河，以便解决丰、沛和铜山西北部灌溉问题，就更好了。”

“需要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韩局长说：“300 万元。”

我当时想，俗话说的好，虱子多了不痒，债多不愁，我今天大方，就硬着头皮撑吧！于是，又端起杯子给二位总工敬酒，说：“我心中有数，你们的心事我知道，挖郑集河的事我答应，钱我给了！”二位总工听了非常高兴。

当晚回到家里，我找来市农业银行行长马金贵同志，请他帮助解决郑集河的 300 万元资金问题。马金贵听后只笑不说话。我知道按规定搞水利建设银行是不贷款的，这也是“病急乱投医”。

我再三催问：“有没有办法解决你说话呀！”

他才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！”总算是答应了。

从市农行争取到 300 万元贷款后，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韩发举同志算了一笔小账，为少付点利息，先提出 220 万元，留下 80 万元暂时没取。这个小辫子被省农行抓住，要追回已提出的 220 万元，并追查责任。我又找到马金贵，对他说：“老马，怎么办？我们已开工多时，决不能退还 220 万，并且还要设法拿回留下的 80 万。”又说：“老马，你明天就去南京，到省行协商。你要接受批评，不还口，不吭声，但务必完成任务。”马行长第二天就赶到